

《西行漫画》:

“行走画笔”留存长征岁月的视觉档案

□赵 昊



1938年版《西行漫画》封面

今年年初,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举办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上,《西行漫画》作为一条重要的叙事线索和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萧华作词的《长征组歌》被共同展出,引发了观众的广泛关注。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长征这一伟大征程的视觉记忆是如何建构的?回望长征现场留存下来的这批原始图像,又能成为当代红色主题美术创作提供哪些参照与启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启长征战略转移。随着长征进程的推进,《中国的西北角》《雪山草地行军记》《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第八路军行军记——长征时代》《红星照耀中国》等大批纪实文学作品陆续刊印,广泛传播。这类文本虽少量配有摄影插图,却未能形成体系化、完整连贯的视觉叙事。事实上,长征原始视觉史料的形式主要分为摄影、美术两条脉络:摄影作品多定格长征关键战事、节点性人物合影;而美术图像,则以随军宣传人员在行军途中手绘的壁画、宣传画、现场速写为主。在这条美术脉络中,时任中央军委直属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黄镇,以亲历者的敏锐观察,用铅笔式速写完成四五百幅写生,即时捕捉行军途中的人物、战事与日常,生动还原那段环境艰苦、信念坚定的历史现场。受战火损毁,仅25幅画作完整留存。1938年10月,上海风雨书屋将这批作品集结,定名《西行漫画》刊印2000册。这部兼具珍贵史料价值、鲜活艺术感染力与广泛传播力的画集,成为向大众直观传递真实长征图景的重要视觉作品。

多方面、全景式展现长征精神

《西行漫画》真实记录红军长征行军、战地生活等多样场景,涵盖红军指战员、沿途各族百姓等各类人物形象,以以点带面的叙事手法定格长征瞬间,凝练红军的精神风貌,充分彰显图像独有的宣传传播力量。

在人物塑造层面,画集着重捕捉人物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从真实的行军日常中提炼革命者坚定乐观的精神气质。封面作品《董振堂同志》刻画董振堂拄杖叉腰、昂首远望的形象,身后飘扬的军旗映衬出指挥员从容笃定、信念如磐的精神面貌;《夜行军中的老英雄》描摹林伯渠手提马灯、持杖踏夜前行的模样,画面极具视觉感染力。黄镇还细致绘下贵州苗家女子、彝族向导、红军彝族游击队员等形象,鲜活再现红军与少数民族群众守望相依、彝族青年踊跃投身革命等动人场景,让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有了直观的图像呈现。

在战事记录层面,画作捕捉红军奋勇攻坚的关键时刻,以壮阔画面彰显革命队伍一往无前的豪迈气概。《过湘江》铺展大军涉水渡江的恢宏场面;《泸定桥》还原战士攀援险索、冒死抢渡的激烈战斗;《上第一座雪山》刻画红军背负枪械、快步穿行夹金山的身姿;《下雪山的喜悦》《到了岷山哈达铺》借人物轻快迈步的动态,传递突破险阻、胜利在望的欢欣;《草地行军》《背千粮过草地》捕捉战士们姿态各异却步履不停的行军状态;《大渡河的

彼岸》真实再现红军乘舟强渡激流、奋勇作战的场景。有的画作旁配有亲笔题记,字里行间饱含作者由衷的感慨与必胜的信心。一幅幅画面共同构成红军不畏艰险、奋勇前行的图像档案。

在生活图景刻画层面,作品着力描摹红军在物资匮乏、环境艰苦的长征途中的生存日常。《磨青稞》《烤饼》记录战士就地取材、自给自足的生活细节,人物松弛舒展的神态与脸上的笑意,生动展现出革命者乐观豁达精神底色;《老林之夜》《草地宿营》如实还原队伍在密林、草地露营的艰苦场景。画集同样将目光投向普通民众,《川滇边千人之家》《贵州、四川的干人儿:背盐人》刻画底层百姓饱受盘剥压迫、缺衣少食、劳役繁重的悲惨境遇,由此深刻揭示中国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以及红军获得广大群众衷心拥护的内在逻辑。《三种锅》《牦牛》等作品以器物、牲畜为载体,定格沿途生产生活风貌,藏族民居、被纳入画面,体现出黄镇全景留存长征岁月的创作自觉。

长征图景的艺术建构

这批丰富真实的画面根植于作者扎实的美术功底与自觉的革命宣传使命。黄镇曾先后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新华艺术学校,接受过系统专业的美术训练。投身革命后,他长期承担宣传工作,使命与职责驱动着他立足革命全局,及时、全面、客观地留存长征完整历程。他把对党的方针政策的领会、宣传工作的职责要求同亲身见闻融会贯通,着力发掘红军将士不畏磨难、昂扬奋进的精神内核,令《西行漫画》兼具史实分量与艺术诗意,铸就独属于长征岁月的艺术品格。

黄镇于长征行军途中开展现场速写,以亲历者的第一视角记录征途,画作兼具简洁凝练、写实求真等特质,现场氛围感极强。整体艺术特色体现为三点:其一,删繁就简的纪实笔法,聚焦画面核心。长征途中环境恶劣、物资匮乏、创作条件极其有限,黄镇善于提炼场景中最具代表性的视觉元素,以流畅凝练的笔墨突出画面主体,人物神态、物象轮廓刻画利落干净,舍去冗余细节,直观凸显场景核心。其二,忠于现场的写实表达,还原历史本貌。黄镇曾自述,自己的长征速写“是生活的纪实,是情感的表达,看到什么就画什么”。行军路上,他同步承担宣传工作,忠实记录沿途见闻、行军场景与内心感触。不少画作配有亲笔题记,即时抒发所见所思。其三,融汇中西的艺术手法,强化形象感染力。构图层面,他灵活运用三分法、S形、对角线等构图法则,牢牢抓住视觉重心;造型层面,融合中国传统线条与西式明暗塑造,寥寥数笔便刻画出鲜活通俗的人物形象。画面通过明暗、疏密、浓淡对比构建完整空间层次。整套作品的艺术技法与真情实感相辅相成,兼具艺术水准与直击人心的精神感染力。

让世界“看见”长征

全面抗战初期,《西行漫画》依托画集出版、期刊

连载实现大范围传播。这套图像作品让大众真切感知党领导红军长征的真实历程,增进各界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汇聚起举国投身抗日救亡事业的信念与力量。

据相关资料记载,这套画作的照相原稿由萧华托人从陕北送往上海,再经八路军上海办事处刘少文转交风雨书屋创办人阿英。结合当时的时代环境与画集印刷品相可以推断,底片是在物资匮乏、胶卷稀缺的陕北根据地专门拍摄留存,足可以看出党组织对这批长征速写史料的珍视。

1938年10月,上海正处于日伪势力与国民党特务的双重高压管控之下,风雨书屋克服重重危险紧急刊印《西行漫画》。当时斯诺《西行漫记》中译本已在国内广泛流传,阿英以此为传播契机拟定书名,既便于规避书刊审查、顺利发行,又能引导读者主动关联长征相关叙事。画集相关宣传语写道:“未读《西行漫记》者不可不读!已读《西行漫记》者尤不可不读!”文字感染力极强,有效吸引市民购阅。画集正式出版前后,多家上海刊物同步选登画作,持续放大作品的社会影响力。1938年10月5日,《大画报》第二卷第一期率先刊发7幅代表作;同年10月10日,《文献》杂志创刊号刊载2幅画作。刊物选取的画面多聚焦行军、作战场景,深挖画面背后蕴藏的精神内核,立体塑造红军坚毅不屈的英雄群像,让读者真切感知红军百折不挠的意志,提振全民夺取抗战胜利的底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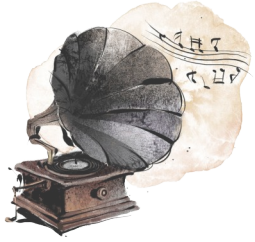
《西行漫画》能够与当时的文字资料相互印证,方便读者图文对照,加深记忆。这批速写兼具一手亲历见证、客观写实描摹、革命宣传赋能等价值,具备较高的史料分量,能够让不同时期的读者从中体悟厚重的长征精神。画集中的画作还被大量用作长征主题书籍插图,也为各类学术研究提供了旧时社会风貌、山川地形等直观图像资料与图文佐证,彰显出图像“以图证史”广阔的应用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部画集迎来多次重印再版,同时发行德语、俄语、阿拉伯语、法语、日语、西班牙语等多语种外文译本,持续向海内外传播长征精神。正如《西行漫画》编者阿英在题记中评价画集:“向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们,提供一项中国抗战必然胜利的历史实证。”

时至今日,《西行漫画》对当代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仍具有借鉴价值。创作者既要深耕史实、尊重历史原貌,又要立足时代语境、凝练精神内涵,把亲身体察转化为艺术养分,平衡客观纪实与艺术表达的关系,以此提升作品的思想意蕴与审美品质。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经典回响



书林漫步

在我国当代影视研究与创作实践中,“影视文学”是一个被广泛使用且颇具中国本土特色的概念。关于影视文学的概念性著作并不少见,但真正能够兼顾文学本位与影像本体,并在历史纵深与理论思辨之间达成平衡的作品,却不多见。梁振华所著《中国当代影视文学概论(1949—2025)》,正是这样一部力求打通文学与影视双重维度的力作。该书以70余年的时间跨度,构建起一幅涵盖内地、香港、台湾三地影视文学的宏阔图景。作者身兼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与一线影视创作者的双重身份,使这部著作既保有学术研究的严谨与深度,又充盈着创作一线的切身感悟,是当代影视文学研究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学术成果。

在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中,“影视文学”这一概念处于某种未定状态。它时而被视为文学研究的延伸领地,时而被归入影视研究的次级范畴,更多时候则被搁置在学科分类的夹缝之中,成为人们习于使用却疏于深究的模糊能指。该书首先尝试对这一概念进行重释与勘界。作者在“导言”中开宗明义:对“影视文学”的理解,必须同时从“影像化的文学”与“文学化的影像”两个维度展开。前者指向作为影视艺术前文本的剧本形态,后者则意味着以文学的思维和方法来审视已成型的影视作品。两个维度看似分立,实则构成了一种一体两面的认知框架:影视文学既不能脱离影像的本体特征而被孤立地谈论,也不能被降格为文字的附庸而丧失自身的独立性。

这一界定拒绝了两种常见的化约主义。一方面,它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对影视文学的理解仅仅局限于剧本的文字层面,必然会导致对影视艺术本体特征的忽略”,从而与那种将影视文学简化为“可阅读的剧本”的文学本位立场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它也警惕着影像本体论可能走向另一种极端——将文学对影视的滋养简化为一种过时的前史。就此而言,该书实际上是将“影视文学”重新定位为一个关系性范畴——它既不是文学的一个亚类,也不是影视学的附属分支,而是文学与影视两套表意系统之间的交叉地带、对话空间与互文场域。

在方法论层面,该书明确标举“及物”原则,即“将理论概括融入对具体艺术文本的评析与阐发当中”。近年来,影视研究领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理论话语膨胀与文本细读萎缩的倾向,大量研究耽溺于挪用西方理论对中国影视作品进行“套娃式”解读,却疏于回到作品本身进行细致的叙事分析和形式把握。该书倡导与践行的“及物”批评,构成了一种自觉的方法论纠偏。

翻开目录,一幅中国当代影视文学的编年地图徐徐展开。从革命战争的影像书写(《南征北战》《林海雪原》《烈火中永生》),到红色年代的成长叙事(《董存瑞》《青春之歌》《红色娘子军》),新生活的咏叹与思索(《李双双》《新局长到来之前》);从启蒙语境下的先锋影像浪潮(《黄土地》《红高粱》),到世俗化时代的喜剧勃兴(《甲方乙方》《疯狂的石头》);从21世纪初的类型化趋向(《士兵突击》《潜伏》),到新主流电影的生成与拓路(“建国三部曲”《战狼》系列);从“她时代”的银幕倒影(《失恋33天》《你好,李焕英》),到IP潮与网络剧集的审美迭代(《甄嬛传》《琅琊榜》《庆余年》《漫长的季节》)……这一序列勾勒出影视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化艺术版图中的一条生动而清晰的脉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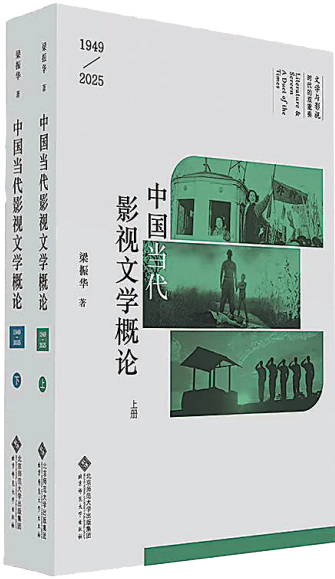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并非简单罗列作品,而是通过流派、思潮与现象的梳理,将具体文本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语境中进行解读。譬如在讨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视剧的类型化趋向时,该书将《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等作品的相继出现,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大众文化的崛起、“市民社会”想象的生成联系起来,揭示了类型叙事的社会认识价值。这种历史化的阐释路径,把作品视为美学文本与时代文獻,使该书不仅是一部影视艺术史,也是一部当代中国文化与精神嬗变的心灵史。

该书的另一显著特色,在于将内地、香港、台湾三地的影视文学实践纳入统一的论述框架,尝试构建“华语影视文学共

以文学之眼观影像流变

——评《中国当代影视文学概论(1949—2025)》

□李 宁



《中国当代影视文学概论(1949—2025)》,梁振华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6月

同体”的论述格局,该书以十二章的篇幅,系统论述了香港电影的类型演进与台湾电影的风格变迁。从香港武功功夫片的演进轨迹到香港电影“新浪潮”,从香港喜剧片的多元样态到香港动作片的现代类型,从台湾乡土电影的写实主义到台湾爱情文艺片的“琼瑶时代”与“后琼瑶时代”,从台湾艺术电影的风格化呈现到国际化与产业化语境下的台湾电影,这些论述脉络清晰,构成了一部独立的港台影视简史。这种体例安排体现了一种学术自觉:华语影视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尤其是在全球化与产业化的语境下,三地影视的互动、融合与各自突围,是理解中国影视文化当代转型的关键视角。

在技术狂欢的时代谈论“影视文学”,本身就需要一种定力。当AIGC开始介入剧本创作,短视频与微短剧以碎片化叙事重塑受众的审美预期,“影视文学”这一概念似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解构压力。该书恰恰在这种时代语境中重申了一个根本性的信念:“穿透一切形态与技术的表层,影视文学的内核始终是人类对意义建构与情感共鸣的不竭追求。”

这一信念贯穿全书。无论是对《霸王别姬》“史、诗、思的融通”的阐发,还是对《人世间》“与时代同构的民生图景”的解读;无论是对《觉醒年代》“革命史的深度观照与诗性书写”的分析,还是对《阿勒泰》“自然与个体的诗意生存”的体认,该书始终以“文学的视角、文学的思维、文学的方法、文学的精神”作为方法论的核心。这并不意味着将影像还原为文字,而是以一种人文主义的姿态,守护着艺术对人类存在境遇的深切关怀。

总之,该书既是对一段波澜壮阔的影像历史的忠实记录,也是对文学精神在影像时代如何自处与创造的深刻思考。它提醒着我们在今天的数智时代,依然需要保有观看、阅读的耐心与思考、阐释的能力。而这,或许正是“影视文学”在当下的价值所在。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北京市文联青年签约评论家)

全国精品电视剧(网络剧)创作经验交流暨青年骨干人才培训班举办

本报讯 7月6日至10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主办的全国精品电视剧(网络剧)创作经验交流暨青年骨干人才培训班在陕西延安举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建国出席并授课。参加本次培训的学员均为精心遴选的青年影视创作骨干人才,覆盖导演、编剧、制片人及AI新锐创作者等多个领域。

刘建国表示,青年影视创作者应当立足新时代文艺发展坐标,坚守创作初心、艺术理想,秉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奋力开创电视剧繁荣发展新局面。

活动期间,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主角》总制片人任双

有、《太平年》编剧董哲、《反人类暴行》导演算(牟志岑)、中科院研究员高林、西安交大教授辛景民等围绕文学改编的观念转变、精品创作从“类型化批量生产”向“作者性原创表达”转型、影视如何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等议题进行集中授课与专题讲解。培训期间,学员们还走进鲁迅艺术学院旧址和延安文艺纪念馆开展现场教学。培训结业式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司长冯胜勇主持,他寄语青年主创人员:要有“狂”的志气、“专”的功底、“韧”的定力,从延安出发,回归创作初心,用工匠精神打造精品,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戏剧人才培养共同体搭建育人新平台

本报讯 近日,“中央戏剧学院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以下简称《计划》)人才培养共同体成立大会暨新时代戏剧振兴协同育人高峰论坛”在京举办。中央戏剧学院和全国近20家文艺院团代表、演艺集团相关负责人参会并共同签署人才培养共同体合作备忘录。

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范绪锋表示,《计划》全文29次提及“人才”,充分彰显了人才队伍建设在戏剧振兴全局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作为新中国第一所戏剧教育高等学府,中央戏剧学院建院76年来坚守立德树人心,为国家培育了大批戏剧影视优秀人才。

此次联合组建人才培养共同体,旨在打通教育与实践壁垒,实现资源互补,全面实施美育浸润,以高质量人才供给与文艺创作助力新时代戏剧振兴。

与会代表围绕人才共育目标,着重探讨实践路径:深化产教融合,推行“双师制”、开展定向育才,完善协同育人机制;搭建常态化实践平台,整合创作力量推出精品剧目,培育紧缺型、复合型戏剧人才;构建中国特色戏剧理论与评论体系,通过继续教育夯实人才队伍建设根基,助力共同体长效运行;搭建全链条、全方位协同育人机制,全力培育德艺双馨、守正创新的新时代戏剧人才。(路斐斐)